

石敢当

□曾剑青

漫步在泉州古城的街巷中,不经意间便会与静立于墙角巷口的“石头摆件”相遇。它们的造型独特,有的是石碑的形状,有的被雕刻成兽形,看起来威严中带着几分质朴。这些“石头摆件”就是本地人常说的“石敢当”,它们有些与老建筑靠得很近,犹如古厝或祠堂的守护者,有些独立在一处,自成一体。

我一度好奇石敢当是何时出现的,后来查阅资料才知在唐代中后期,福建地区就有石敢当了。宋代文献《輿地纪胜》中也有记载北宋庆历年间,在修葺县衙时,莆田当地出土了一块唐代石碑,上面清晰刻有“石敢当,压灾殃”的文字,并署有“唐大历五年”的落款,据说这也是较早关于石敢当实物的文献记录。听家里长辈说,由于闽南沿海地区常受强劲的东北季风影响,过去本地人想要祈愿出入平安,房屋不受天气破坏,便会在门前摆一个石敢当,将它视为可以“止风”的吉祥物件,借此寄

托一家人平安顺遂的愿望。或许是因为这样,在一些靠海的乡村,现在仍能看见近十层楼高的塔形石敢当,它们由层层石块垒砌得规整坚实,静静伫立在海风中,守护着一方安宁。

记得我年少时,有一年夏季持续高温,炎热的天气让人苦不堪言,大家都渴望能有一场大雨来降温。谁知等来的却是一场台风,那日先是黑云压境,接着风声变得愈加低沉,听起来仿佛巨兽的怒吼声。没过多久,狂风大作,暴雨紧随其后,一时间,天地变得白茫茫一片,连屋前的树木都看不清。那时舅舅的渔船已经出海好几天,因为海上通讯条件不佳,他的渔船在什么位置、遇到什么困难、收获情况如何,家里人全然不知。外婆心急如焚,不顾孩子们的阻拦,硬是顶着风雨跑到海边,想要看看有没有渔船靠岸。可是当时的海面一片苍茫,什么也没看见,好不容易被孩子们劝回家的外婆无计可施,最后只得对着老厝前立着的石

敢当不停念叨,句句都是期盼舅舅船稳人安的话。我那时躲在门后,看着外婆着急的模样,心里也跟着不停祈祷,希望石敢当能让风雨变小,可以护着舅舅早点归来。没想到台风过境后,舅舅的渔船真的无恙回来了,还收获了满满一船的鱼货。外婆开心不已,之后还经常跟厝边头尾念叨自家的石敢当有灵气。

现在,那些散落在古城街巷里的石敢当,依然守在老墙根和巷口。有些石敢当的边角被岁月磨得圆润,刻字也淡了些,却还是稳稳立在那里。路过时,偶尔能看见老人带着孩子,指着石敢当念叨几句俗语。沿海的乡村里,塔形的旧石敢当依旧迎着海风,一些新建的房子旁还立着新的石敢当,想来屋主也是把它当成新居的守护者,盼望这个摆件能静静陪着一家人,安稳度过朝朝暮暮。



(CFP图)

每日佳句

人生没有标准答案,不论选择了哪个选项,都会有收获也会有失去。尽力而为,不苛求完美,是一种智慧。

百姓纪事

木梳上的白发

□陈旺源

我平时不喜欢梳头,头发经常乱糟糟地堆在额头前面,看起来就像秋收后留在田里的稻茬。母亲若是看见了,定会唠叨我的头发太乱,活像一只刺猬。不同于我的不修边幅,母亲打理头发一向一丝不苟,她每天早上都会坐在天井边的竹椅子上,借着晨光梳理自己的头发,用的那把梳子是老檀木做的,弯弯的背,齿子早已被磨得很光滑。

周末闲来无事,我顺手替母亲收拾了梳妆台,这才看见木梳上绕着几缕白发,稀稀地垂着。那些白发在阳光下闪着银光,没有一点苍老的感觉,反倒有点像早春的芦花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,也是这样的冬日早晨,母亲常站在老房子的镜子前梳头,那个时候她的头发又长又黑,披在肩上好似一道漂亮的瀑布。我很喜欢蹲在一旁看母亲梳头,不时还会伸手摸摸她的发尾。母亲每次都会把梳下来的断发缠在手指上,然后把它们盘成一个小圆圈,再塞进裂开的墙缝中。我询问为何这样做?母亲解释是闽南地区有个说法,只要把掉发收集起来,头发就会越长越多。后来母亲年纪渐长,木梳上的掉发越来越多,我见了有些心疼,她却打趣说:“傻囤仔,头发像树叶,旧的掉了,新的才会冒头呀。”

多年过去,老房子已经翻新,那堵藏着掉发的旧墙也拆掉了。只剩一把木梳还留在母亲身边,只是落在梳齿上的黑发渐渐被白发取代。母亲还是老样子,早上仍会坐在竹椅上,慢悠悠地梳头,木梳划过发丝的沙沙声和过去也没什么差别。只是母亲抬手的动作慢了些,梳完头发后,她还会对着镜子坐一会儿,时而抬手轻拨弄几下鬓角的白发,眼神淡淡的,让人看不出什么情绪。

这天收回思绪,我萌生了把木梳上的白发收集起来的想法。于是便去找来一个空茶罐,把母亲掉落的白发放进去,又把罐子放在梳妆台的显眼位置,想着下次收拾的时候就能很快找到。母亲要是看见了,说不定会笑话我学她藏头发,也许还会说现在的头发哪还用得着这般费心思收集。可我知道,这些白发和当年藏在墙缝里的黑发一样,都是值得好好收起来的念想。

准备出门上班时,母亲从厨房走出来,看见我的头发还是乱的,忍不住抬手替我理了理,嘴里还念叨着:“这么大个人了,连头发都不会弄。”我微微低下头,任由她的指尖轻轻拂过额前的碎发。母亲的手带着厨房烟火的味道,指尖有些粗糙,阳光穿过窗棂,落在她的发顶上,银丝闪闪发亮。我心念一动,伸手轻轻抚了抚母亲耳旁的一缕白发,笑着说:“妈,以后你的头发我来帮你梳吧。”母亲听后愣了愣,随即眉眼弯弯,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细碎的光,轻声应道:“好啊。”

茶余饭后

奖励

甲:“我每次下定决心要早起锻炼,最后都会失败。”
乙:“为什么?你没有设闹钟吗?”
甲:“有,不过我总是把闹钟关掉,然后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:‘今天醒得真早,再奖励自己睡一会儿吧。’”

两本书

小新:“刚在书店发现一本书,书名是《解决你人生50%的问题》。”
小雨:“你买了?”
小新:“我直接买了两本。”
小雨:“为什么多买一本?”
小新:“我合计着,两本凑一块儿,不就把人生的问题全解决了。”

赌气

晚上,儿子挑食被妈妈训斥了,之后赌气坐在阳台上不肯吃饭。爸爸走过去问他:“你真不吃饭了?”儿子立刻回答说:“不吃,喝西北风就饱了。”妈妈听见这话,朝阳台喊了一句:“儿子,外面冷,要不要给你拿个口罩?可别喝撑着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幸福讲义

茶香破春先

□栗子

日子过得飞快,如同不停翻动的书页,穿过一轮又一轮朝阳与明月,来到了2026年。万象又一次悄然更新,新年午后的日头伸长了这个季节难得的暖意,阳光从窗外斜斜洒一地,把房间映衬得静谧又温暖。寒风推着暮色飘远,我舍不得送夕阳落山,索性在璀璨晚霞里生起了炭炉。

炭火延绵着夕阳余晖的色泽和温度,火苗仿佛一位沉浸在独舞里的舞者,舞姿如跃动的线条,不停随风摇曳。时间好似放慢了一些,我想反正没什么事情要急着完成,不如就坐下来“喫茶”吧。

身处泉州,饮茶比喝水还要寻常。在氤氲茶香里熏染了多年,我渐渐品出了茶里的千般滋味,比如铁观音醇香如故友,老枞水仙绵长似往事。但比起佛手、肉桂,我更偏爱那些被藏在缸底、与光阴缠绵的老茶。它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抽丝剥茧,慢慢沉淀

出温润的色泽,即使气味变了,也仍然保留着本真的滋味。

用来泡茶的薄胎陶壶是旧物,壶身不知哪年沾染了茶色,上面还有碳墨色的斑驳痕迹。陶壶搁在生锈的铁炉上,上面的瑕疵反倒衬得颇有美感,想来是对我这个爱物惜物之人的赞赏。不一会儿,壶盖噗噗作响,水声起初细小,水面如一串串珍珠浮起,继而越来越欢腾,从壶底涌出大团大团的水花,犹如缀满枝头的花朵。提壶、温杯、洗茶、出汤,一气呵成将茶汤注入杯壁,流淌出的琥珀辉光,恰如一幅微缩的景致,美不胜收。

捧起杯,我小口小口地啜饮。热气蒸腾中,茶的香悄然钻入鼻腔,很快漫上心头,又暖到脚底,让人感觉仿佛被暖香紧紧包裹。冬日里,或许有不少闽南人会像我这样在一盏茶里,放下烦忧,在茶烟袅袅中享受“喫茶”带来的欢愉。

又想起友人在自家庭院用白瓷盖碗沏茶的样子。那日,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又薄如蝉翼的茶杯摆在茶盘上,友人细长的手指捏紧盖碗,茶水倾泻,铁观音的香气随即弥漫开。茶台上一盘沉香散发着幽香,与茶香交融一起,相得益彰。庭院里的香樟树撑起华盖,七里香迎风点头,茶树也探出红色花苞。坐在烧得正旺的红泥炭炉旁品茶,听一曲南音《风打梨》唱到“畅都袂得是”时,我与友人相视一笑,心里不禁感慨幸福原来是如此触手可及,与好友一起品茶、赏景、听曲,便能让人心与心靠得更近。

茶香破春先,此心暖岁长,一处一室的暖意,好似模糊了季节的边界。所谓的珍惜此

时,我或许就是守着一炉炭火,捧着一盏热茶,看窗外晚霞慢慢褪成夜色,听风掠过窗棂的轻响,把寻常的时光,过得慢一点,再慢一点。



(CFP图)

微观百态

打石人

□骆爱琼

早年间,闽南乡下有不少“打石人”,他们的工作很辛苦。每日晨微露,仅有几户人家的炊烟刚刚腾起,“打石人”就已经挑着装满斫子、斫子、铁锤和铁尺的担子出门



(CFP图)

了。他们要徒步到深山中凿石头取料,再将它们进行打磨,才能卖给需要建厝的人家。那时只要听见山上传来“叮叮当当”的开凿声,大家就知道“打石人”开工了。

过去农家建房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石头,只要需求量大,“打石人”干活就更加卖力,日日早出晚归。当时的“打石人”都盼着能在山上拥有一坪属于自己的“石头盘”,因为无论面积大小,收入都能有保障。

不过干活的时间一长,“打石人”手里的工具渐渐变钝,就不利于采石了。于

是,他们不时得将这些工具集中起来“修复”。每到这时,他们的身份也会从“打石人”变成“打铁人”。

我曾见过“打铁人”干活的场景,他们会搭起一个简易的棚子,在里面垒一个灶台,再摆一个风箱,箱上有一个鸡毛扎的活塞和拉动的把手。“打铁人”总是先把木炭放进灶膛里燃烧,再把风箱一头对准灶膛,之后不停推拉把手,风箱发出“呼呼呼”的响声,就能助燃木炭了。看见乌烟腾起,蓝汪汪的火苗轰然而起,说明火候到了,“打铁人”便把那些受损的或变钝的工具放进火炭里烧,直到它们变得通红。接着拿钳子将烧红的铁器夹出来,“打铁人”就你一锤,我一锤地不停敲打。待铁器在反复锻打中褪去白炽,渐渐露出暗红的“肉身”,他们才将铁器放进一旁提前准备好的清水里。“刺啦”一声,白雾如烟升起,铁器转眼间就变得锋利而坚硬。

俗话说:“打铁还需自身硬。”家里做过“打石”活计的长辈曾说,“打铁人”不仅手持的锤子要硬,筋骨和心气也得硬,一锤下去,火星四溅,看似在锻铁,实则在锻自己的性子——把浮躁锻成沉稳,把犹豫锻成果断。长辈还感叹说日子就像那块烧红的铁,得在反复敲打中才会变得趁手、扎实。而生活的盼头,往往就是靠这样一锤一锤地亲手锻打出来的。

如今,村里没人做“打石”的营生了,后山也听不见“叮叮当当”的凿石声。当年的“打石人”有的已经不在,有的老得走不动山路,平时大多数时候是坐在门口晒太阳。年轻人都去了城里谋生,没人愿意再学“打石”这门又苦又累的手艺。只有那些旧工具,还静静地记着山间的叮当回响,棚里的灼灼火光,还记着“打石人”起早贪黑的脚步,和他们努力“敲”出来的、藏着汗水与盼头的旧时光。

生活需要修修补补

□苑广阔

中午正准备做饭,那口铁锅的木手柄却断了。不是猝然断裂,而是日复一日地油火舔舐,水汽蒸润,手柄与锅身的铆合处早被蚀得酥软,只剩一丝木纤维连着。师傅接过锅,眯眼看了看,嘟囔一句:“老伙计了。”随后从脚边的木箱里翻出一截新削的枣木柄,比了比后开始凿孔,接着敲入铁楔,最后又抹上一些胶泥。榔头再敲几下,铁锅就有了一个新的手柄。回家开火,颠锅翻炒,新手柄握在手里不滑不涩,翻炒间,竟让我感觉这口锅用起来

来比从前趁手了。

家里阳台的推拉门,推来推去十几年,最近也终于“罢工”,推不动了,请来的师傅是个寡言的中年人,他蹲下身,用手电照着轨道,随后拿起撬出两个锈蚀变形的小滚轴。“喏,毛病就在这里。”他扬了扬手里那不起眼的金属件。新的滚轴换上,不过是“咔嚓”两声响,再推那门,竟轻盈得仿佛失去重量,顺滑无声地在轨道上溜过,将一室阳光切割得明明暗暗。我怔怔地看着,心想这次修理换回的不仅是门的顺滑,更像是收获了一段被卡住的门阴。这感觉之后在修补漏水的水龙头、重焊脱落的椅腿时,又一次次重现。我这才明白物件恢复功能的刹那,心里漾开的是

一种近乎贴帖的满足。

夜里,妻子在灯下缝补孩子磨破的裤子,针线在她指间穿梭,发出窸窣的声响。我望着她的身影,忽然想到人与人之间似乎也经历过许多这样的“修修补补”。就像我与妻子相处中偶尔会有矛盾,争执时出口的话就像松动的榫头,得靠彼此的包容与体谅,一点点归位,再用温情的小事做楔子,才能把那些裂痕慢慢钉牢。这或是妻子无胃口时,我默默煮的一碗热粥,或是我倦极归来,她留下的一盏灯,又或是孩子熟睡后,夫妻二人在静默里相视一笑的释然。这些也是我们为生活涂抹的、看不见的胶泥和敲进去的、隐形的楔子。

与朋友的相处同样需要这样的修补,比如一句不当的言辞留下的裂痕,或是一次失约磨损的信任,又或是一回误解带来的隔阂和一段疏于联络造成的疏离,都需要我们用诚恳与体谅去填补、打磨。生活这张大网,本就由无数脆弱的联结构成,时时有崩断之虞,而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包容与珍惜,正是缝补这张网的细密针线。生活中,我们会修补物件,使之物尽其用,对抗时间的磨损;也会修补关系,使之温润长久,安放情感的漂泊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更是在修补自己,借此打磨掉性格的毛边,贴帖好内心的褶皱和校准好处世的分寸。

美文热读